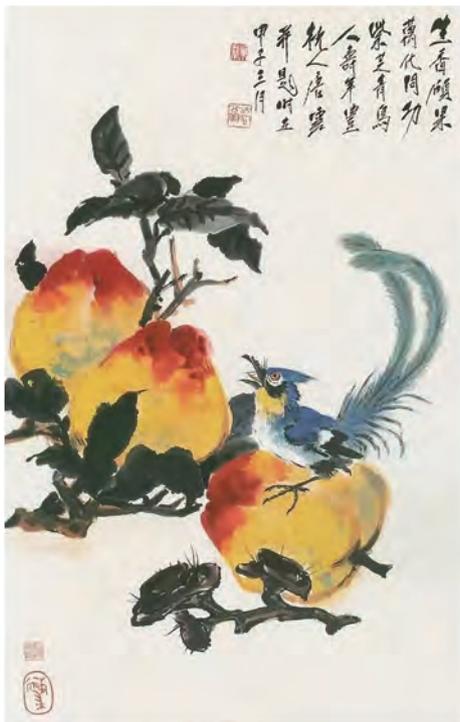


开创了这座城市开埠后最早的艺术新风。是上海激发了他们的艺术天赋，恪守“优胜劣汰”的准则和艺术标杆。从民国时期的吴待秋、江寒汀、张书旂、张聿光、陆抑非、张大壮等起或多或少都受到过他们的影响。海上巨擘吴昌硕在继承古风、感应时代的基础上，“食金石力，养草木心”，以其“重、拙、大”的形式力量和“金石派”艺术的意趣特色，开创了20世纪写意花鸟画浑厚拙朴、大气磅礴的新画风，从而进一步推进了海派艺术的发展进程。在花鸟方面，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，脱胎于明清文人画的大写意画格在经历了三百余年的发展，开始走向其历史的巅峰。由虚谷、吴昌硕、任伯年到“四大名旦”唐云、江寒汀、张大壮、陆抑非，小写意花鸟同样继承、创新，开创了辉煌的篇章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在文艺政策指导下，再加之写生和政治题材，成为当时山水画坛的主流面貌，出现了刘海粟、唐云、石鲁等一批可称“新进派”的后起代表画家。

晚清以来的海派绘画，当以赵之谦、虚谷、任伯年、吴昌硕等在花鸟方面最早破陈立新而开启格局，后张子祥、刘德六、陆廉夫、王秋言、朱梦庐、潘振镛等，皆为早期海派小写意的代表人物，其画风的渊源，主要是从风行于清代江南的南田、新罗传统发展而来。而海派小写意花鸟最为著名者，当属唐云、江寒汀、陆抑非、张大壮这“四大名旦”。可以这么说，“四大名旦”的出现，开启了海上花鸟画的一个崭新的时代。作为书画艺术，为了适应商业气息甚浓的上海，必定要有既重笔



上图：唐云作品《长寿》。

墨又有造型的雅俗共赏的花鸟画来满足社会的需求。

其实，社会上曾经流传的，江寒汀为“四大名旦”之首之说纯系误传。笔者曾查阅大量资料，从官方的专业机构、出版社，上海中国画院年鉴（1956—2016）、海派绘画大系、中国美术年鉴等诸多资料，以及沪上和全国的资深书画家、鉴定家、收藏家、书画评论家，均无查阅到对江寒汀是海上花鸟“四大名旦”之首评说。

现按年龄为序来浅析海上花鸟“四大名旦”绘画风格。

江寒汀画鸟不同于一般的画家，是从写生中来。其写生禽鸟，不仅仅是一时的撷写，而是与鸟为友。长此以往，江寒汀画鸟，是胸有成鸟，他笔下的麻雀能画出十种不同的姿态。他的花鸟画，在造型精准、多能善变之外，离不开笔墨之功力。其花卉从南田、虚谷等数家陶铸而

来。江寒汀师南田与张大壮有相近处，但相对张大壮的清逸的画风来说，江寒汀有他自己的面目。

从作画功力而言，“四大名旦”中的陆抑非不让江寒汀。陆抑非主要体现在师古的研究上。陆抑非定居沪上时，其内兄孙伯渊在上海开设“集宝斋”经营字画，故得窥古代名家真迹，并临摹过周之冕、陈洪绶、林良、吕纪、新罗、南田等大量前贤大师的原作。1937年他又得拜吴湖帆门下，出入梅景书屋，遍览吴氏所藏历代书画作品，画艺日益精进。由于这些特殊机缘，使陆抑非在学习传统精华中得益匪浅。他的花鸟画，不但师明清文人画，且学宋人院体，而他追随吴湖帆，一度亦曾师法吴氏独树一帜的没骨荷花，并以此生发，创作过不少以荷花为题材的佳作。

与江、陆相比，张大壮更倾向于恽南田画风的秀逸，但在师学古人方面也并不逊色。张大壮青年时代供职于庞元济的虚斋，与张石园、吴琴木等四人并称为“庞家四小将”，接触过大量传世名迹。与陆抑非有所不同的是，张大壮师古的特色在于深度，而陆氏的师古则主要体现在广度上。张大壮师古最为成功之处，是从继承研究南田一家入门而博采众长，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张大壮清韵、超逸、洒脱的风格。“四大名旦”中，除江寒汀早逝，其余三位晚年全都转入大写意。

如果说张大壮是“四大名旦”的高逸之格，那么唐云的画则称得上是神品。其早期的花鸟画兼容新罗与石涛的画风，用笔洒脱秀逸，墨气灵动，才情横溢，继承了文人画灵性与气息。笔墨灵动、飘逸、